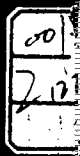


四明叢書

張宗祥



雅不云又祭乎不知又祭云者又陳昨日祭禮之謂絲衣之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鼯非又陳昨日之祭禮乎卽家語云周禮繹祭於祊亦言繹陳昨日祭禮於祊所乃周之禮也蓋賓尸之禮本隆於平時之燕享以不忘其爲尸猶視之如神故有又祭之目而其實非祭也況祭必有所祭之神國家祀典皆有定制豈容於祭之明日以鬼神之餘復祭鬼神乎若云自羊徂牛乃明日之異牲祭後卽以賓尸是尸餽鬼神之餘爲明日之牛羊則昨日祭畢之牛羊尸之不餽而更誰餽乎

將餽於昨日而天子諸侯又無同日賓尸之禮蓋一自
繹以祭言而賓尸之義全失已且試據經傳之詳於繹
者以明之春秋魯宣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
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
梁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案
此皆以繹爲賓尸且春秋所以譏猶繹者謂此乃賓尸
耳曷爲聞大夫之喪而猶燕樂乎夫是以譏使儼然祭
也則明日承昨日之祭去籥卒事不爲非禮如魯昭十
五年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

者是也春秋何譏焉觀此而繹得謂之祭名乎不謂之祭名而得非賓尸曰繹乎然則繹於何所乎曰繹之於祊祭之所也祊祭之所有定乎曰在廟門內之西也古禮迎尸於奧奧在廟堂之西南而就廟門言則在其西方也西方必門內乎曰祭統云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是延尸賓尸必無門外之理故知其門內也門內之西方既祊且繹有證乎曰有家語云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言周之禮繹陳祭禮於祊祭之所祊祭之所在廟門之西明其祊在是繹亦在

是也彼衛君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庫門一曰寢門不於廟門而於庫門是無內外之別不於西方而於東方是無尊敬之意故孔子以爲失以是知祊與繹皆在廟門內之西也其或以繹爲祭以繹之日復有祊祭以祊繹宜在廟門外之西者皆誤會家語者也曷以見其誤會也繹之非祭書既辨之已謂繹之日復有祊祭試思祊爲求神之祭繹爲賓尸之宴故先祊而後繹使方繹而復求神將既祊而又賓尸是祊與繹無可休之日有是理乎且祊必有尸以象神昨日象之明日復象

之爲之尸者既病其勞所謂賓尸反有名而無實不
亦失禮之甚歟至若以祊繹之在西方爲宜於門外者
非惟誤會庫門東方之語并禮器之言設祭於堂爲祊
乎外而亦誤之也外者對堂而言故以門內爲外而非
謂祊乎門外也猶詔祝於室而出於祊出就室而言故
以自室至祊所爲出而非謂出於門外也總之未祭而
祊既祭而繹此祊繹之異焉者祊於門內繹於門內此
祊繹之同焉者祊繹異同之辨如是而已矣

心性辨

凡人與身俱來者心也與生俱來者性也心爲身之主
本實有者而其燭理也則虛故學問思辨舉凡運用之
妙有己所獨知而人不知者性爲生之原本虛無者而
其備理也則實故喜怒哀樂舉凡感發之神有己或不
知而人共知者之二者在人果孰爲貴乎果孰先而孰
後乎試詳辨之謂心存仁義爲可貴乎曷爲乎禽獸有
心而無仁義謂心具知覺爲可貴乎曷爲乎蟲魚無心
而有知覺是萬物之靈不靈於其心而靈於其性故雖
一草一木靡不有性而亦往往有靈且若天下至聖能

盡其性卽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皆能不思而得有如無所用心者亦由其德性靈明故耳然則可貴者性也而心固不必貴子思作中庸所以言性而不及心者其有意歟然而中庸一書子思筆之以授孟子者也乃孟子則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又曰動心忍性不特言性兼言心且必先心而後性者何哉豈有孟子而倍師者乎蓋性有先天後天之別而心有統屬主宰之權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天之性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

野之於聲臭之於鼻四肢之於術使後天之心性不可尋端求之性惟恐不長於此而欲保其元則非正心不爲功其心正則其於性也蓋有若網在綱而不使之素若馬在馭而不使之逸者夫爲君子者亦豈無文繡膏粱之性哉而能居易以俟命者性受心制也彼小人者亦豈無令聞廣譽之心哉而每行險以僥倖害心隨性失也心隨性失而心操於微欲則其去禽獸幾希矣性受心制而性明其本善則有與聖賢同歸矣曲此觀之有所爲而爲者人爲心無所爲而爲者天也

性心顧不責於性乎乃若以爲孟子之學不同於子思
者則又非也子思之言性就天命而言則心在其中故
再言性不言心孟子之言心性就人爲而言則心爲之
主故不得不先盡心而後言性他日本乎子思者有朱
子性猶太極之說本乎孟子者有張子心統性情之說
學者苟能深思而熟玩之知其並行而不悖焉則得已

王霸辨

先儒論王霸者詳矣王道猶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
履大路無復回曲猶書崎嶇反側於曲徑中而卒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奉天道者爲王恃智力者爲伯河南程
子之言也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伯者則莫非有
爲而然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
南軒張氏之言也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離王者
動必由之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子犯爲晉文謀必曰示
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霸純駁之
異其不以此哉西山真氏之言也司馬溫公無王伯之
辨要之王伯二字以其爲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爲方
伯故謂之伯伯字本無詐力之義自其有三王之至公

有五伯之智力於是伯之語轉而爲霸而有是非誠僞之分潛室陳氏之言也合而觀之未嘗各自爲說要皆本孟子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二語以爲宗至若五峯胡氏曰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之二說者竊以爲去孟子遠矣孟子不言利以義爲利也王者制民之產非富民也亦藉以興孝弟之教耳蓋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而後民之從善也輕

此飽食煖衣逸居無教聖人有憂之必教以人倫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也則興利富民之說以之語霸則可以之語王則不可且霸者亦不至爭利也如曰爭利人將畔而去之其誰與霸乎正惟其以利要結人心使彼悅而趨利然後束縛之馳驟之得以惟吾所欲爲此乃所謂假仁也非然者是以力行其暴何假仁之足云總之王霸皆以得民心爲本特霸者圖近功而王者收遠效故王者之民皞皞而霸者之民亦騷虞由其服人以德王故可久而可大由其服人以力霸故可暫而不

可久也然則王霸之辨其能外乎孟子哉

考

慈湖弟子考

宋乾道閒吾鄉楊袁舒沈四君子昌明陸學從遊者聞風興起而文元楊公門下尤盛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故學者稱慈湖先生慈湖之學以誠明孝弟忠信爲主而尤善提醒人之本心謂道心大同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學者翕然宗之其弟子之在四明者慈谿則有若桂石坡童杜洲劉厚南馮興宗馮國壽鄞則有若

袁正肅陳和仲沈民獻舒衍史文靖史宗宣史獨善史
和旨史子仁史定之奉化則有若舒銑昌國則有若許
孚朱介魏渠此數子者慈之桂童鄞之袁陳升堂入室
尤爲一時之選焉推之全浙淳安則有若錢融堂洪默
齋錢塘則有若王子庸餘姚則有若趙彥懷新昌則有
若張涓張汾永嘉則有若薛疑之壽昌則有若邵甲嘉
禾則有若沈鞏嚴陵則有若王震富陽則有若孫明仲
宋史舉慈湖弟子以融堂爲都講蓋以其著述之富授
受之廣有非他人所可比者至其宰樂平時有若鄒良

齋主嘗老余元發鍾宏曹正王琦舒益洪簡吳墳吳珂
馬樸馬應之馬變方溥蓋慈湖以所學陶淑邑中多士
絃歌之化何以過之其遊迹所至與家居而遠方來學
者有若廬陵曾定遠建昌傅正夫傅太原蒲城徐子儀
鄭州張端義餘干曹夙德興鄒歸軒吳縣葉同庵雖所
得有淺深要皆克衍傳心之學者也他若鄭氏則有節
夫顧氏則有平甫何氏則有元壽其里居無可考此慈
湖弟子之大略也至私淑若眞文忠劉文清全眞志全
本心諸子外及再傳三傳而後指不勝屈約舉其要有

特樹一幟者元代若趙寶峯讀慈湖遺書恭默省愾從
而和之有時子中王子復其徒不下百餘人陳文昭羅
彥威方景淵王學士李元善烏春風昆季向樂齋父子
其最著也其弟子之後人世守遺訓者杜洲童氏民獻
沈氏真志全氏而外明初有若桂氏容齋之敦樸長史
之純粹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皆能不失石坡家法
其同時稱爲大儒者卓卓若黃南山淵源由全氏本心
之子遜翁而得嗚呼慈湖之流澤長矣後世乃謂慈湖
宗陸學多流弊夫陸學流弊則是傳子淵包顯道之徒